

红颜文丛

一片红叶

· 石评梅 著 ·

中国 社 会 出 版 社

3103403

12-16-2
16

红颜文丛

一片红叶

石评梅 著

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

168994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DK50/30

一片红叶/石评梅著. - 北京: 中国社会出版社, 1998.9.

(红颜文丛)

ISBN 7-80146-088-X

I. 一… II. 石… III. 文学-作品综合集-中国-当代 IV. I 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98)第 19748 号

一片红叶

石评梅 著

中国社会出版社出版发行

北京西城区二龙路甲 33 号 邮政编码: 100032

河北省保定市大丰彩印厂印刷

各地新华书店经销

*

开本: 850 × 1168 毫米 1/32 印张 17 字数: 370 千字

1998 年 9 月第 1 版 199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6,000 册 定价: 25.00 元

ISBN7-80146-088-X/Z·24

目 录

○ 匹马嘶风录	1
○ 一夜	17
○ 忏悔	22
○ 林楠的日记	32
○ 晚宴	44
○ 惆怅	47
○ 卸妆之夜	50
○ 冰场上	53
○ 毒蛇	56
○ 噩梦中的扮演	60
○ 偶然来临的贵妇人	63
○ “只有梅花知此恨”	66
○ 病	70
○ 弃妇	75
○ 红鬃马	81
○ 祷告	93
○ 归来	102
○ 余辉	107

○ 白云庵·····	110
○ 被践踏的嫩芽·····	120
○ 流浪的歌者·····	127
○ 葡萄架下的回忆·····	139
○ 春之波·····	145
○ 心之波·····	146
○ 红粉骷髅·····	151
○ 《妇女周刊》发刊词·····	153
○ 同是上帝的儿女·····	155
○ 总帐·····	157
○ 董二嫂·····	159
○ 梦呓·····	164
○ 偶然草·····	167
○ 灰烬·····	169
○ 血尸·····	173
○ 我是有福的人·····	176
○ 战壕·····	178
○ 致全国姊妹们的第二封信·····	181
○ 报告停办后的女师大·····	184
○ 女师大惨剧的经过·····	190
○ 再读《兰生弟的日记》·····	195
○ 无穷红艳烟尘里·····	202
○ 模糊的余影·····	204
○ 烟霞余影·····	269
○ 母亲·····	277
○ 醒后的惆怅·····	287

○ 梦回	289
○ 归来	294
○ 父亲的绳衣	297
○ 蕙娟的一封信	300
○ 恐怖	306
○ 社戏	310
○ 爆竹声中的除夕	313
○ 一夜	318
○ 寄到狱里去	323
○ 朝霞映着我的脸	328
○ 低头怅望水中月	331
○ 寄到鸚鵡洲	333
○ 绿屋	337
○ 沅沁	340
○ 花神殿的一夜	344
○ 心情的践踏	347
○ 我永远没有明天	349
○ 浅浅的伤痕	351
○ 触目的痛创	353
○ 小苹	355
○ 小玲	359
○ 漱玉	364
○ 素心	369
○ 露沙	373
○ 深夜絮语	377
○ 痛哭和珍	381

○ 梅花小鹿	385
○ 玉薇	388
○ 寄山中的玉薇	392
○ 寄海滨故人	396
○ 梅隐	404
○ 给庐隐	408
○ 婧君	413
○ 天辛	418
○ 微醉之后	421
○ 夜航	424
○ “殉尸”	428
○ 一片红叶	432
○ 象牙戒指	435
○ 雪夜	438
○ 墓畔哀歌	442
○ 凄其风雨夜	447
○ 寄露沙	449
○ 最后的一幕	451
○ 缄情寄向黄泉	455
○ 狂风暴雨之夜	461
○ 我只合独葬荒丘	465
○ 肠断心碎泪成冰	471
○ 梦回寂寂残灯后	476
○ 我沉沦在苦忆中	482
○ 致李惠年	485
○ 致袁君珊	494

○ 致焦菊隐	501
○ 又致焦菊隐	508
○ 致陆晶清	512
○ 这是谁的罪	519

目
录

匹马嘶风录

一切都决定了之后，黄昏时我又到葡萄园中静坐了一会儿，把许多往事都回忆了一番，将目前的情况也计划了一下，胸口除了梗酸外，也不觉怎样悲切。天边冉冉飘过的白云，我抬头望着她惨笑，愿残梦就这样醒来吧！

这小园是朝朝暮暮常来的地方，在这里也曾沉思过，也曾落泪过，然而今夜对之略无留恋之情，我心中汹涌的热血，将这些悲秋伤逝之感都湮没了。青天的云幕慢慢移去，露出了皎洁晶莹的上弦月，三五小星散落在四周，夜景清寂中，我今晚最后在这古城望月，明天这时也许已在漂泊的途程上了。

出了葡萄园闭上那木栅门，我又回头望了望，月儿一丝丝的银辉，射放在一棵棵的树林里，仿佛很甜蜜的吻着，满园的花草也都沉睡在月光中，低垂着慵懒的腰肢。我不知为什么，忽然这样痴迷如醉，像饮了浓醴一般。

远远听见犬吠声时，才独自回来。屋内零乱极了，满地都是书籍和衣服，我望着它们真不知如何整理？呆呆地对灯光想了半天，才着手去收拾。先把信件旧稿整理了一下，这都是创痕，我也不忍揭视，把它们都收集在字纸篓中，拿到阶前点着火烧了，风吹着纸灰飘飞了满院，在烟气缭绕中映出件件分

明的往事。把信烧完后，将这些书装在箱里，封上了号数，存在采之处。身边只剩下一个小箱，装着衣服和应用东西，一块毡子放在外边。其余零星什物都堆在墙角，赏给这里的佣人们。

收拾完，已是夜里三点钟。

这次离开 P 城是秘密的，我谁也不让他们知道，免却许多纠缠。云生他要送我到 C 岛，顺路我去 G 城看看我的姑母。我们都是把生命付与事业的，所以云生对于我这次走又鼓励又留恋，但是我怎能不走，为了我们的工作。他和我一块儿去又不能，因为他在这里有很重要的职务，不能脱身。今天他同我在路上逢见亚芬后，他就问我：“雪妹，假如你走后，我不幸在这里遇了险，你怎样呢！”我笑着说：“不管你怎样，我也和亚芬对死了的天华一样。”他很黯然！我还笑着说：“云哥，英雄点吧！我们事业成功后，一切的悲愁烦恼便都解决了。”

我忽然又想到碧茜，这次走前途茫茫，吉凶未卜，我和她总是多年相知，虽然这回做的怎样斩钉斩铁，也该告诉她一声。我坐在案傍，披笈濡毫，写这封信：

碧茜：

这时月儿也许正抚吻着你的睡靥，在你梦中我倚装写这个短笺向你告别。想多年相知的你，对我这次走自然也许是意中事而不觉惊奇。

五年来频遭不幸，巨创深痛中，含泪挣扎走上了这最后的途程，这是我的思想在残酷的磔刑下迸散出的火花，这火花呵！虽能焚毁那万恶社会的荆棘，但不能有所建白时也能用以自焚呢！但是朋友我只有一顾一切的去。

此后我残余的生命便交给事业了。以我抛弃了这花园派小姐的生活，去向枪林弹雨中寻找一个流浪飘泊的人生。前途的黑暗惨淡我也早已料及，不过我是欢迎一切的毁灭去的，我并不畏惧那可怕的将来。当我欣然而去的时候，朋友，你也不必为我那不堪想到的命运悲哀罢！

碧茜：纸短情长，后会有期，再见呵，愿你文笔日健！

何雪樵

更柝声又响了，一声声在深夜里，令我这要远行的人听见更觉凄凉！拧熄了灯，月光照的屋里和白昼一样，我倚在行装上，静静地坐着，斑驳的树影在窗上摇曳，心潮的浪花打激在我的脑海里，不禁想到自己畸零的身世。三年前父母在 A 城，被土匪驱逐到山洞里，在里面燃着青椒，外面封住口，活活地熏死！去年哥哥又被流弹打死在铁道旁，现在还未找到尸身，只剩了一个叔父，三四年无音信，也不知流落何处？我自恨为什么生在这乱世，从小就受着残酷的蹂躏和践踏，直到现在弄的人亡家散，天涯孤身，每一念及，令我愤恨流涕，痛不欲生。如今，我更去那远道漂泊，肩负那毁灭一切的使命去了，但是我不能挣扎时，想到自己的前尘不更觉这样挣扎是罪恶吗？

毕业后到 F 城逢见云生，那时他正从海外回国，四处寻找同志，预备组织一个团体，我们经朋友的介绍便认识了。他沉静寡言秉性敏慧，文字交五载，他不仅是我的良友而且是我的严师，我遭了几次的不幸，都是他竭尽心力的帮助我，安慰我。我何尝不知他迂回宛转的心曲，但是我千疮百洞的残躯，

又怎忍令云生为我牺牲他前途的快乐和幸福呢!

云山迷漫中,我爱天边的虹桥,然而虹桥永不能建在地上,愿云生就是我心中的虹桥罢!我怎能说爱他。

二

昨夜倚着行装不知何时睡去,醒来窗前已露鱼白色,晨鸡喔喔地叫了,破晓的角声,从远处悲沉的吹起。我翻身起来草草梳洗后,遂到前院去寻见赵竹君,我告诉她要去 G 城看姑母,也许要住几天须得请人代课的话。她一一都答应了,送我到门口上了车,太阳出来,红霞迷漫树梢时我已到了车站了。云生已和采之在等着我,此外还有许多同志来送行。七时车开,采之笑着说,“云生好好地护送雪樵一程,希望雪樵常常有信给我们。”我和云生立在车窗前边和送行的人们笑说:“再见。”霎时便看不见这庄严苍老的古都,一片弥绿都是一望无际的春郊。云生坐在我的对面笑了!我问他笑什么?他说:“我笑你的行色呢!”我也笑了,然而这次笑的幕后便是悲哀,想到眼前暂聚久别的情境,又不禁泫然!

一路上云生告诉我许多的风景和他往日的的生活,沿途颇不寂寞,我一点没有想到这次旅行的苦楚,和将来置生命于危险的悲戚。

到了 C 城下了车,云生去看他的朋友,我去看姑母,惠和表妹见我来了,喜欢的她跳出跳进的给我预备午餐,收拾房屋。我不敢向姑母说别的话,我只说有点事去 C 岛。姑母要我多住几天,我因为云生不能久待,所以在第二天的早晨遂乘车向 C 岛去。

午后到了 C 岛,我们住在大东旅舍,云生心里似乎极不高兴,常独自长吁!我也明知道他心中的烦恼,但是我该怎样

安慰他呢！我们终须要撒手分离的。在餐后这里的分部开会，在那里逢见从前的同学王学敬，她预备和我一块儿去 A 埠，这也好，省的路上寂寞。

开完会回到旅社已黄昏了，明晨云生就要回 P 城去，晚饭后他要我去海边玩。

C 岛的街市，清静的宛如一座公园，这时正是春天，路旁的松柏都发出青翠的苞芽，柳条嫩黄的鲜艳，风过处一阵阵芬芳的草香，沁人如醉。我和云生顺路进了外国坟茔的园门，那里边苍松翠柏，花红草碧，汉白玉的塑像，大理石的墓碑，十字架，都很幽静的峙立着，这都是些异国漂泊的孤魂，战士忠勇的英灵。我坐在石头上，云生伏在碑上，他的面色很苍白，背过脸去似乎在暗暗咽泪！我也默望松林中夕阳残照余辉沉思。这垒垒芳冢都是不相识者，我们哀悼谁呢，这只有上天知道。

出了坟茔的门向海边去，正是月圆时候，一轮皎洁的明月照的这宇宙像水晶世界，静悄悄地海边只听见低微的涛语，像夜莺哀啼，嫠妇呜咽一样的悲幽凄凉！我们缘着沙岸走，那黑影高耸，斜上去的土阜便是炮台旧址。这时海风滔滔，海雾扑扑，月光下冲激的浪花和烂银一般推涌着，一波过去，一波又来，真是苍天碧海，一望无际，我忽然觉着自己太渺小了，对着这苍茫的大海不禁微有所感。想我这孤苦伶仃，湖海飘零的弱女子，在这样地狱般的人间扎挣着，也许这里便是我二十年来最后奋斗的坟墓了，又何必到异乡建设什么事业去！云生见我这样驻了足呆想，他低声问我：“雪妹！你怎么了，冷吗？说着便把我的大衣递过来，我穿上后他给我扣好了扣，扶着我的肩说：“不许你现在想心思，有心思明天我走了你再想吧！我们聚时无多，后会难知，在这样伟大雄壮的大海边，冷静凄

悲的月夜下，我就借天上的星月当蜡烛，地上的青草当桌子，我们把带来的这瓶酒喝完。我拣这个地方来给你饯别，虽然简陋，但也还别致吧！良会难再，明天此时怕我和你已撒手分道在天涯海角了！唉！碧海青天无限路，更知何日重逢君……”他说到这里已哽咽不能成声。风声涛语中夹着云生这悲壮的别辞，猛然抖起我心头的旧恨新愁，禁不住的倚着云生悄悄地咽泪！月儿照着这一对将离的人影，似不忍见这黯然惜别的情况，她也姗姗地躲进了云幕，宇宙顿现了灰暗之象。

夜深了，他和我又向前走了几步，拣了一块干燥点的沙岸坐下，这时云散月霁，波平浪静，云生将酒瓶打开，我把姑母昨天给我的熏鸡撕着就这样邀明月对苍海的痛饮起来。

喝了几杯后，我似乎有点醉了，我对着这无际苍茫的大海，一清如洗的明月，和云生说：“云哥！我此去好像断线的风筝，也不知停栖何处？大概是风晨月夕，枪林弹雨，黄沙碧血中匹马嘶风的驰骋着！如今，我把生命完全付给事业，我现在除了自己外，举目无亲，别无系恋，像我这样的命运和遭际，我个人的幸福快乐此生是无望了，我也不再希冀什么，只求我们的事业成功罢。云哥：你也是热血的青年，忠诚的同志，我们此后便这样努力好了。目前呢，都是不如意的世界，我们不去牺牲谁去牺牲呢？你不要太儿女情长，英雄气短。我们多年好友，彼此相知，我这样畸零孤苦的境遇，蒙你鼓励劝勉才有今日，不然我早随着父母的幽灵在地下了。你看！前面是四无边际的大海，后面是崇峦如笏的高山，星光灿烂，明月皎洁，这时候这宇宙是我们统治着，这般良辰美景，我们在此叙别，又悲壮，又绮丽，你还不喜欢吗？我们的生命虽然常在风波之中，但也不见得真个后会无期。云哥！我们饮尽此杯！”我喝完时便把那个盛着半盏葡萄酒的杯子投入大海，月光下碧海

中打了一个螺旋的波纹，那杯子已滴溜溜沉下去了。他勉强苦笑着道：“何必呢！不过也好，就在今夜深埋在这海中罢，那杯子便算我们的坟墓。”

海风起了，海里鼓涌着的波浪渐渐冲到我们坐着的河岸上来，我和云生站起来，抬头望那一轮圆月又高又小，涛声正凄凄咽咽，似叙说我们心头的惆怅！我向云生说：“回去吧！人间没有不散的筵席，只是今天的别宴太好了，这令我永不能忘。”他没有说什么话，走了几步忽然又回去，把那个酒瓶也投入大海，海面上依然起了一个水泡。

三

今天刚起来打开窗户，茶房便进来了，他手里拿着一封信道：“吴先生已经走了，这封信他教我交给您。”我急忙打开来，上边写的是：

雪樵：

你也许要怪我不辞而别，不过请你原谅我！我不愿明天再看见你了，见了你时怕我更要比今夜还不英雄呢！我知道你现在已经睡了，但是这样明月，这样静夜，我无论如何这凄楚的心情不能宁贴，教我如何能睡。今夜海边的别宴，太悲壮了，也太衰艳了，可惜我不是诗人，不是画家，不能把那样美丽雄壮之景，缠绵婉转之情描写出。雪妹，我们离别这并不是初次，这漂浪无定的行踪，才是我们的本色，我何至于那样一说别离就怯懦呢！不过连我自己都莫明其妙，常怕你这次远道去后，我们就后会无期了。

学敬的哥哥敏文在C城，我已写信去了，你到

了那里他自然能招呼你，这次走有学敬伴你到 A 埠，一路上我也可放心了。有机会我这里能脱身时，我就去找你，愿你忘掉一切的过去，努力开辟那光明灿烂的将来。谁都是现社会桎梏下的呻吟者，我们忍着耐着，叹气唉声的去了一生呢，还是积极起来粉碎这些桎梏呢！我和你都是由巨创深痛中挣扎起来的人，因悲愤而失望，便走了消极不抵抗的路，被悲愤而激怒，来担当破坏悲哀原因的事业，就成了奋斗的人了。雪妹！你此去万里途程，力量无限，我遥远地为我敬爱的人祷祝着！

至于我，我当效忠于我的事业。我生命中是有两个世界的，一个世界是属于你的，愿把我的灵魂做你座下永禁的俘虏，另一个世界我不属于你，也不属于我自己，我只是历史使命中的一个走卒。我侪生活日在风波之中，不能安定，自然免不了两地悬念，因之我盼望你常有信来，我的行踪比你固定，你有了一定驻足处即寄信来告我。

雪妹！千言万语我不知从何处说起，也不知该如何结束。东方已现鱼肚色，晨曦也快照临了，我就此在你梦中告别吧！雪妹，“一点墨痕千点泪，看恋笺都渍殷红色，数虬箭，四更彻。”这正是替我现时写照呢！再见吧，我们此后只有梦中相会！

吴云生

我看完后喉头如梗，眼泪扑簌簌的流下来，把信纸都湿透了，这时我才感到自己孤身在旅途中的悲哀！想这几年假使不是云生这样爱护我安慰我，勉励我，怕我已不能挣扎到现

在。如今我离开他了，此去前途茫茫，孤身长征，怎能咽下这一路深痛的别恨。但转念一想，我既走了上这条路，那能为了儿女私情阻碍我的前途，我提起了理智的慧剑斩断了这缠绵惜别的情丝。

吃完早点，我给云生写了封信。正预备出门时学敬来了，她说船票已都买好，明天上午八时开船，她的事情都办清楚了，让我今天就到她家去，明天一块儿上船。

翌晨八时，我已和学敬上了船。船开后她有点晕船，我还能挣扎着，睡在床上看小说。黄昏时我到船头上看海中的落日，和玛瑙球一样，照的船栏和人间都一色绯红。我默倚着船栏看那船头涌起的浪花，落下便散作白沫，霎时白沫也归于无处寻觅。我旁边站着一个老人须发苍白，看去约有七十多岁了，我看他时他似乎觉着了，抬起头来和我笑了笑！问我去那里，我告诉他去 A 埠，后来我就和他攀谈起来，他姓王，和小孩一样处处喜欢发问，并且很高兴的告我他过去四十年经商的阅历。他的见解很年轻，绝不像个老年人，而且他很爱国，他愿看到有一日中国的旗插在香港山巅上。这更是一般主张无抵抗主义——投降主义的学者们所望尘莫及了。

回到舱内，学敬睡着了，隔壁有人在唱，我心情也十分凄楚不能睡着，回想一切真如春梦，遗留在我心底的只是浅浅的痕迹，和水泡起灭一样的虚幻，什么人生的折磨，事业的浮沉，谁是成功，谁是失败，都如波浪、水泡一样，渺茫如梦。这时风起了，波浪涌击着舱窗，又扑的一声落下，飞溅起无数的银花，船更颠簸了，这宛如我的生命之海呢！

远远我似乎听见云哥唱歌的声音，声音近了，我看见云哥走近我的床来，我张手去迎他，忽然见他鲜血满身！我吓的叫了一声，惊醒后那里有云哥的影子，想想才知是梦。但是这梦